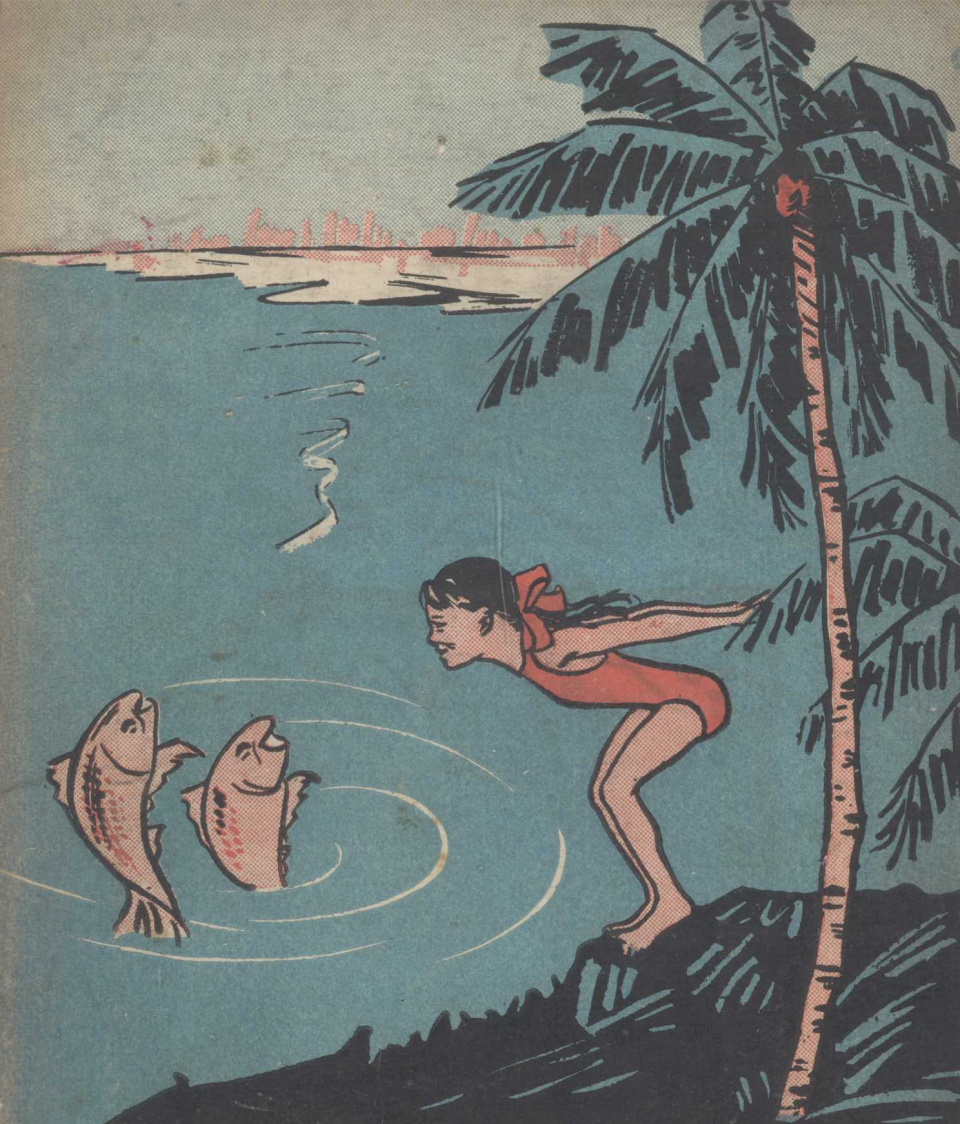




少年运动员的故事

人民体育出版社



少年运动员的故事

向 潮 郁正汶等著



人民体育出版社

891.1

112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里的六篇故事，寫的是北京、天津、上海、重慶、昆明等城七位小朋友從事體育運動的成長經過，都是真人真事。她們和他們絕大多數曾一次、二次或三次參加過全國運動比賽並獲得榮譽，年紀大部分是十四、五歲，有一位是十七歲。

這七位有希望有前途的少年運動員，不只在運動方面的成績是出色的，在學習上也是優秀的，並且都具有一種堅強的意志和勤學苦練的精神。這樣可愛的人值得愛好體育運動的少年們學習的。



少年運動員的故事

向 潮 郁正汶等著

*

人民體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體育館路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49 號)

北京崇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787×1092 1/32 22千字 印張 1 $\frac{4}{32}$

1957年8月第1版

195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200

責任編輯：秦 晉

封面設計：莊素英

統一書號：7015·441

定價〔5〕0.10 元

✱✱✱✱✱✱✱✱

* * * * *
 * * 录 * *
 * * * * *

XXXXXXXXXXXXXXXXXXXX

向“第四高度”前進的王培蒂……………向 潮 (1)

从劳动勝利中取得快乐的兩姐妹……………邵 明 (6)

“不懂就問，不会就練”

——記少年体操運動員鄭富宏、朱礼兴……………馮佩璜 (12)

一朵含苞初放的蓓蕾……………邵 明 (17)

好女兒，好學生，好運動員……………千山碧 (21)

从八歲得獎到十六歲全國第一……………郁正汶 (30)

姓名: 王 强

向“第四高度”前进的王培蒂

向 潮

每年夏天，当平静的游泳池恢复了它喧嚣、热闹的时候，我总是看到那些活泼天真的少年游泳运动员们。

在上海，爱好游泳的男女小朋友是很多的。全市每年要有一次少年游泳比赛。每隔一年，二年或是三年以后，平日在游泳池边熟悉了的名子和可爱的面孔，常常会很亲切地在报纸上被发现。当然，他们和她们活躍的姿态和驚人的成就，不知给了人們多少愉快的想象。許多人對這一批批小朋友的光輝美丽前途，曾寄予无限的希望。王培蒂便是十分惹人注意的一群小朋友中的一个。

王培蒂生在幸福的中國一个幸福的家庭里。在她的三个小姐妹中間，王培蒂是最大的一个。她今年14歲。由于从事游泳鍛煉的关系，从身体發育上看，倒象是个十五、六歲的姑娘。短短的头髮下边兩只晶瑩圓黑的眼睛，常随着她滔滔不絕的話語滴溜乱轉。这真是一个活泼天真、伶俐可爱的姑娘。

1956年全國少年游泳比賽大会上，王培蒂獲得了50、100公尺蛙泳的第一名，而且是200、400公尺混合接力和200公尺自由接力冠軍隊中的一員。還曾兩年連獲上海游泳比賽

的100和200公尺蛙泳冠軍。由于她在游泳方面的努力和成就，曾獲得中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員会的獎勵。是的，她是上海市的一个出色的少年游泳家。

王培蒂从十歲起才开始学游泳，到今年还只有五个年头。当她每次打开盛着16个獎章的小盒子的时候，总是引起一次自己艰苦努力的回憶。她懂得这些金色耀眼的东西所代表的意义。她想到祖國，想到时代，想到自己的幸福生活，想到游泳运动的紀錄，想到为祖國爭光，又想到自己的責任。这里有她自己的美丽幻想，同时也有她自己的一个远大理想。

幻想也好，理想也好，对于一个生气勃勃有着无穷的創造力量的祖國第二代，都可以追究其现实性的。王培蒂四、五岁的过去，可以給这种幻想和理想作出一个初步結論來。

王培蒂的父親是一个对游泳有極大兴趣的人。四年前，他帶了三个女兒到游泳池去。父親的目的是想讓身体不太好的大女兒学学游泳，增進健康。誰料到这位女孩子一看到水就嚷：“爸爸我怕”。当然，父親是有准备的：“不用怕，不用怕，你看有些孩子比你还小呢。”父親的安慰和引導，加上水中迷人的快乐，使王培蒂同水發生了感情。

开始学游泳的第二年——1953年，王培蒂在父親的鼓励和支持下，参加了上海市少年級游泳比賽。当时，做父親的不过是为了“好玩”，而在女兒心理上还是无所謂的。但是，王培蒂就在这一次好玩与无所謂中得到了第五名。許多熟悉的人都說：这个小女孩很有培养前途。这件事情不僅給王培蒂帶來一种新鮮的榮譽的感觉，而且給做父親的帶來了

一种新的希望与信心。从此，上海青年会的温水游泳池里，就经常地出现着这对欢乐的父女。

1954年夏天，参加了全市游泳比赛的前夕，王培蒂脑海里浮动着一一种不平静地回忆：“比赛是多么紧张的事呀！一个人手里拿着发令枪，口里喊着‘各就位、预备……’，多少人象一群青蛙似的咚咚咚跳进水里，谁都想争到第一。去年，还只是不久的去年，同我一起的竞争者，还都是和我一样大的小朋友，而今年，就是明天，我要同大姑娘们比赛。那怎么行，那怎么行呀……。”她想的很多，想得很复杂，翻来复去总是不能合眼。最后她无可奈何地转了转身：

“妈！我为什么老是睡不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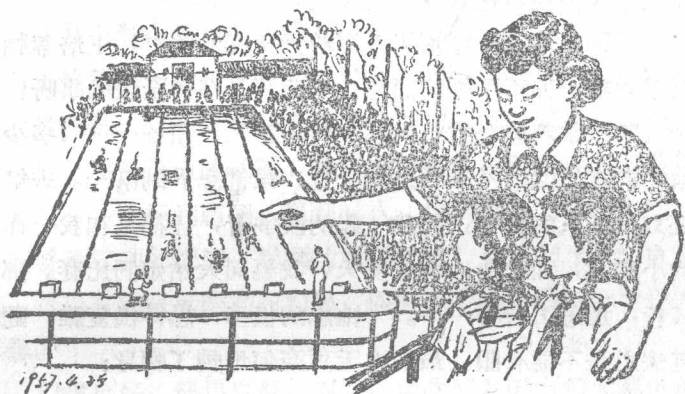
“你想得太多了。别想了，睡吧！明天还要比赛呢。”妈妈说着把女儿搂在怀里，摸了摸孩子的胸脯说：“妈妈明天陪你去。”

夏天的游泳池象森林中的一个小湖，碧蓝的水映着江湾周遭的高树红楼，花花绿绿的人影随着水波蠕动。这是一幅多么生动迷人的图画呀。

女子百公尺蛙泳开始了。看台上，母亲心情的激动是可以理解的。她有时扯扯小女儿的衣服，有时给二女儿理理额前的头发。她直瞪着眼看着游泳池里：枪响了，六位小朋友纷纷跳下水去。在浪花翻腾里，似乎看见自己女儿的身影，但又好象什么也没看见。最后她看见了，看见自己的女儿同另外两个小朋友忽前忽后地在水花里翻动。

“加油呀，加油呀”，拍、拍、拍，观众的喊声和拍手声响成了一片。妈妈的眼睛又迷惑了。她似乎在想什么，又

似什麼也沒想。



“媽媽！媽媽！第三名。”小妹妹培倫攙着媽媽的頸子喊起來。母親會意地回了培倫一個笑臉，又點了點頭，眼眶里似乎有些濕潤。這時她看清楚了培蒂遠遠的朝這兒瞟了一眼，微笑着也點了點頭。

廣播機在公布成績了。100公尺蛙泳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六名完全公布了，但王培蒂並沒有聽到自己的名子。“怎么回事兒呢”她懷着這樣的疑問去找了指導員。

“你犯規了”指導員很快地告訴她：“你的第三名被取消資格，以下的名次依次遞補了。”

“怎麼犯規呀？”

“按蛙泳比賽規則，轉彎時應雙手觸壁，你是右手先觸了壁，當然是犯規。”指導員停了一下，又說：“沒關係，這是一個經驗，明年就不會犯規了。”

父親帶着一片溫柔慈祥的笑臉走過來了。他先衝着指導

員点了点头又轉向自己的女兒：“還不坏，成績滿好。缺乏經驗，犯規是常事，注意一下就好了。不要緊，明年再來，你有信心嗎？”

培蒂看了一下父親，又看了一下指導員，若有所思地低下頭來。這時，她想起了卓姬與舒拉，又想起了“古麗雅的道路”中的古麗雅，特別是古麗雅學跳水和騎馬失敗的影象在她腦子里晃來晃去。古麗雅：“沒关系，我跳得過去，必須跳過去”的聲音象清晨的鐘聲一樣，震動着自己的脈搏。這個未來的少年游泳家，就在這樣一個心情激動的情況下，開始向她“生命中第一個高度”出發了。

“世界上什麼事情都會成功的”，培蒂在懷着古麗雅一樣的心情渡過了不長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秩序的勞動和父母的撫愛鼓勵，使這個曾經失敗一次的小姑娘，滿懷信心地參加了1955年的全市游泳比賽。她不但再一次選了百公尺蛙泳，並且加選了200公尺。當然去年觸壁轉彎的錯誤是不會再在今年重複的。同樣失敗的陰影也絕不會再在一個曾經勤學苦練和信心百倍的人身上出現的。

一次再一次的廣播聲音灌滿了全場：百公尺蛙泳第一名王培蒂，成績1分30秒5……，200公尺蛙泳第一名王培蒂，成績3分23秒……。王培蒂勝利了，就是這個在一年以前因犯規而失敗的王培蒂，經過一年的艱苦而愉快的努力後，最後勝利了。指導員過來祝賀她的勝利；小朋友，小同學過來祝賀她的勝利；團的領導鼓勵了她，班主任和校長也鼓勵了她；而父親、母親和兩個小妹妹也因為她的勞動成績而感到光榮愉快。

第二个高度，第三个高度正在等候着王培蒂。她那时正是上海少年业余游泳班的一员。这个班每天按时有计划地训练着全班每一个成员。王培蒂每次要游过一千公尺左右。有时游到500公尺时，她身体感到吃力。但她并没忘记指导员的指示“稍加坚持一下”。

“战胜它”是王培蒂每次想到休息时常想的一句话。500公尺、600公尺、800公尺、1000公尺，终于在“战胜它”的毅力鼓动下被战胜了。1956年全国少年游泳比赛大会上，她进入了“第二个高度”。1957年4月8日，中国青年报报导“1957年全国十城市游泳锦标赛”的消息说：“女子乙组100公尺蛙泳决赛第一名是上海运动员王培蒂（成绩是1分36秒6）。”是的，王培蒂又经过一年“战胜它”的生活，冲到第三高度。人们相信：1958年，1959年，王培蒂生命中的第四、第五高度就要到来。新中国第二代的游泳健将正在成长着。

从劳动胜利中取得快乐的两姐妹

邵 明

1954年的一个冬天下午，重庆市中学生三好盃篮球赛，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场上有两个活跃非凡的前锋：圆长的面庞、白皙的肤色、窈窕的体形、两只乌溜溜的眼睛，背后拖着两条麦穗似的小辫子。这位小姑娘穿着西南师

院附中的隊服，忽而前場，忽而后場，忽而中綫直趨籃下，忽而邊綫切入上籃；有時背上的號碼是個10字，有時又成了15；神出鬼沒，裁判員是認號碼不認人的，但觀眾們就有些“扑朔迷离”了。

雙方的成績在記分牌上“拉着鋸”，比賽正走向火熾的高潮。忽然司令台笛声响了，裁判員回頭聽見“五次犯規”以後，轉身指着15號姑娘說：“你！”15號怀着莫名其妙的心情從場上退去了。

比賽結束了。15號姑娘在司令台旁找到了裁判。

“裁判同志，我並沒有五次犯規！”

“怎么？”裁判顯然誤會了。轉身想找記分冊。

“真的不是我！”回頭指了一下身后的10號姑娘；“犯規的是她！”

“噲！”裁判有些愕然：“你叫什么名子？”

“陳貴德。”

“她呢？”

“陳貴立。”

“噢！你們原來是兩個人。”裁判的眼睛不住地在兩個人臉上看來看去：“你們是同胞姐妹？”

是的，她們是兩個人，她們是姐妹倆，並且是學生姐妹，是同一球隊的兩個不同的前鋒。

她們與新中國幸福的第二代一樣，有着一個愉快溫暖的家庭。父親在廠礦工作中曾兩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弟兄姐妹十個，在女孩群中，她倆是天真活潑而又淘氣的一對。哥哥爬山，她們也去；打籃球，她們開始給哥哥拾球。天長日久

哥哥有些討厭，偷着自己去玩，她們知道了总是想設法追蹤上去。哥哥打乒乓球，瞅着空子她們就“乒乓”，兩下；球台太高，身子太矮，她們就搬兩塊磚墊起來玩。人家跳舞，她們跳得更起勁；人家跳高跑百米，她們也不落人后。人們常問她倆：“怎么你們老同男娃兒一塊？”她們對這樣的問話並不覺得有什么不好，反倒認為是一種尊敬，玩得更起勁。因此，她們對哥哥不帶她們一塊玩一直有意見，直到今天還覺得哥哥“封建”。

* * *

中学生生活开始了。跑、跳、游泳是她倆的主要課余活動。在几年的初中生活中，她們是体育运动積極分子，是籃球校隊代表；姐姐是学生会的体育部長，妹妹是班文体干事，而且兩人在學習上也都是优秀學生，數、理、化三門的分數，經常在90分以上，總成績從來沒出過全班前十名。有人問過她們未來的志願，兩人常是同声回答：“作工程師”。

有一个学期考試終了，父親送了妹妹一双新皮鞋，而姐姐只得一双袜子。这使姐姐攪了半天小咀。攪咀的原因不是东西多少，她是在想：为什么妹妹会得全班第三，而是自己只得个第六？“攪咀巴沒有用，干！”在这个“干”字之下，讀者会意会到以后这位姐姐學習勁头的，这里还用多說嗎？

1955年冬，去廣州看民主德國体操隊的表演，姐妹倆被那种矯健优美的体操動作吸引住了。她們瞪着一双小眼連大气都不敢出，全神貫注在德國友人每一个姿勢上。她們第一

次看到平衡木和高低杠。这些新奇的器械多么让人心醉呀！

“我們也要做一个体操运动员！”这是姐妹俩廣州之行的結論。

重慶市組織了集訓。一天，西南师大附中教導处來了一位客人：“我是陈貴立和陈貴德的家長，想問一下兩個孩子为什么老沒回家？”父親的疑慮被老師的話給打消了。原來他的兩個親愛的姑娘學習体操去了。

当时体操运动在重慶还刚刚开始，平衡木还没有，其他設備也不全，就連个正式指導員也沒找好。那怎么办呢？物質的困难是永远擋不住火热的心的。沒器械就練基本动作：俯臥撐、劈腿、跳躍。她們有个同一的信念：器械总有一天会有的，体操一定要練好。因此，每天清早，天一亮就骨碌碌爬起来跑到操場去練。初練的时候，上双杠上不上去，妹妹先扶着腿搬上去；姐姐的擺动擺不平，妹妹就用手推一下。早晨的鍛煉時間太短了，怎么办呢？姐妹俩商量了一下，拿定主意：“死辮子：梳起来多耽誤時間，剪掉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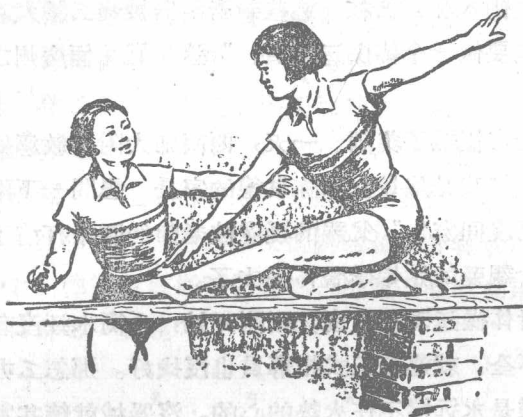
“平衡木多好玩呀！沒有实物就不能練嗎？”有办法：她們把磚塊石塊堆了兩堆，中間放上一塊窄木板。

“上去！多好的平衡木呀！”

“不好，这个自制玩藝兒会摔人。”

“不要緊，姐姐，我保护你。”

高低杠也有了。“这玩藝兒多高，真怕死人！”“不要緊，可以請籃球隊的高个兒帮忙！”她們的高低杠就这样开始練起來了。第一次失敗是“必然的”，第二次失敗是“当然的”，第三次、第四次，甚至几十次几百次的失敗，也是



“自然的”，但是动作提不高怎么办？“有办法，咱们多去看看别人怎么练，不就会了吗！”是的，她们不止一次去参观别人的练习，学会了就练，练不会，再去看；练累了再坚持，直到感觉有些不能支持就休息。结果，不但全会了，而且动作的难度也是逐日在提高着。

一件事业的完成真不容易。平日上课不回家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星期天再不回家，亲爱的母亲就惦记着；可是一整天不练，心里怪别扭的。这个矛盾得解决。有办法，我们可以早练完再回家。

有一次，练的兴趣太浓，到家的时间晚了些，父亲不耐烦地问：“干么今天回来这么晚？”两姐妹调皮地答道：

“我们要提前完成任务，象你在工厂里一样，你为什么也提前完成任务？爸爸！向你挑战啦。”两句话问得爸爸怒气全消，最后严肃地说：“我们走着瞧！”

1956年4月，两姐妹代表重庆参加了全国体操冠军赛。

“多美呀！”当接到通知之后兩人眼光对了一下，互相交换了个会心的笑。

比賽的日子漸漸近了。兩姐妹攪着指头計算着：还有十天，还有五天。一天天地盼下去，只有二天了。比賽的規定动作來了。兩個人看了一下，“天呀，糟糕，跳馬的蹲騰越还跳不过去啦，怎么办？”妹妹陈貴立急得哭了出來。

“有办法！”姐姐肯定地說了一句。

“有什么办法？只有兩天了。”

“兩天就是办法。”

嘆气、失望、消極、等待，在有办法的人看來，都是些阻碍前進的魔鬼，兩姐妹決定：“挺起身体馬上干”除了平日規定練習的時間以外，她們不放松任何一刻可利用的時間。一次跳不过

去，再重跳一次，

再跳不过去就問指

導毛病在哪里。有

时失敗了心里有些

气馁，妹妹就想到

自己是个青年团员

不应该向困难低

头。姐姐呢，則想到

“这么点困难都克

服不了，怎样能爭

取入团呢。”是

的，新中國進步的青年都有这种經驗，在困难中，团永远是



她們勇敢的源泉。

比賽开始了。全國各地代表健美雄壯的身體和飽滿的精神，帶給初次參加比賽的人心理上一個很大的下馬威。

司令台唱名了。姐姐心里扑騰扑騰跳得不停，兩條腿直打哆嗦。“為了全市的榮譽，為了千百萬重慶市民的信託，跳！”一霎那的念頭鼓動了這個來自山城的小姑娘。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她身體扭了兩扭，象燕子點水似地飛過了鞍馬。看台上响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最後大會宣布了！平衡木第三名陳貴德。就在比賽後的8月，兩姐妹在天津又被國家通過給予了一級運動員的稱號。

就是這一雙學生姐妹，就是這一雙只學了僅僅兩年體操的學生運動員，在1957年全國17城市體操單項錦標賽中，榮譽又降落在兩姐妹的頭上。姐姐陳貴德取得了自由體操和跳馬的第二名，高低杠第五名；妹妹陳貴立獲得平衡木第二名。

從勞動中取得勝利的人，永遠是快樂的。現在，兩位初步嚐到這種快樂滋味的姐妹，帶着一身的愉快，含着滿臉笑容回到多霧的重慶，正以高度的熱情，從更大的勞動中追求着她們未來更大的勝利和快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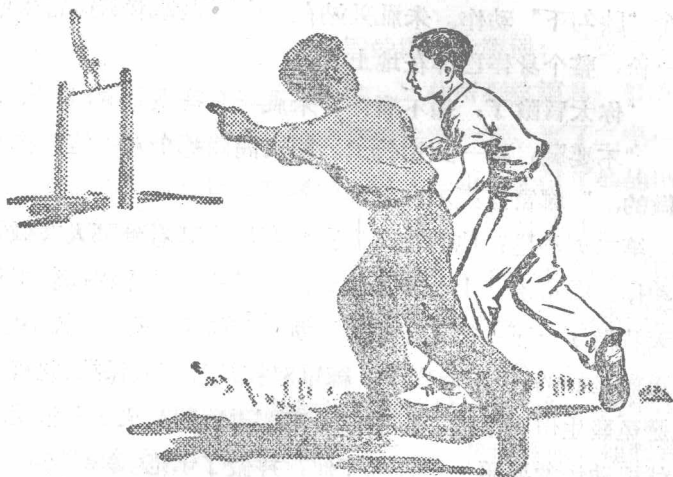
“不懂就問，不會就練”

——記少年體操運動員鄭富宏、朱禮興

馮佩璜

1954年一個秋天的早晨，一條清靜的路上，走着兩個十

二、三歲的小學生。他們長得又瘦又小，看來發育不大健全。到了昆明市工人文化宮體育場旁邊，他們怔住了：多麼誘人的情景啊！一個身體結實的年輕人，在杠子上生龍活虎



真妙呀！怎麼做的，問問他去！
地翻來翻去，靈活得象個猴子。他倆目不轉睛，凝神注視着他，幾乎忘了上學。

“鄭富宏，你看他玩得多好！”講話的是朱祖興，同鄭富宏在昆明市第六中學初一是一同班同學。

“不知啥時候才能學到他那樣！”鄭富宏的心動了，恨不得馬上也來几下。

每天早晨，他們上學經過這條路時，總是看到這個年輕人在練單杠和雙杠。許多巧妙的動作，他們從來沒有見過。每看一次，他們的心情就有些不大平靜。一個強烈的慾望，在他們內心裡衝擊着：“從現在起我們也試試看。”